

金鐵齋著

詩法入門  
**作詩百口通**

上海中西書局發行

詩法入門  
作詩百日通

目次

引言.....一

詩的原始.....七

詩的本質.....九

詩的變遷.....一三

詩的審美.....一六

|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| 作詩的天才·····   | 一九 |
| 作詩的預備·····   | 二三 |
| 作詩的要訣·····   | 三三 |
| 各類詩的作法·····  | 五五 |
| 作詩的步驟·····   | 六七 |
| 詩的體裁·····    | 七〇 |
| 古近體詩的格式····· | 八一 |
| 學詩必讀·····    | 九六 |

# 詩法入門 作詩百日通

## △引言

談起做詩的一件事，很令我對於學詩時過去的印象，加以深長的回溯。好像把前度的舊劇，重影于銀幕，而覺得過去的種種，皆不合于現在的心理。本來，我在死讀幾本孔孟之書的時候，並不知道詩是一件甚麼東西；後來我那位先生，忽在每天抽出些少工夫來，教我讀詩，當然那唐詩三百首，便是惟一的讀本了！至此，方始知道「詩」之所以爲詩者如此。——這就是我與詩結緣的初次。但是，我對於甚麼四聲六義等等，完全一點不知，先生也並不注意及此，單講些每一首詞意，以及讀詩的聲調，有時一首中，用上幾個典故，就格外來不得了！在先生講解時候，口講指劃，迸涎滿案，力求詳明，在我聽了，如墮五里霧中，越鬧越不明白。因此我對於詩，雖結下一

重因緣，也引不起高度的興趣，只是讀詩時抑揚的聲調，像好鳥鳴春，頗爲悅耳，故還不至于澈棄。

大約經過了一年的時期，古近體詩，也讀上了一二百首；我對於這許多讀得滾瓜爛熟的詩，除了少數意義明顯的略能悟外，其餘竟如鄉村婦女唸金剛經一般，不過讀讀而已。先生因我讀得很多了，才將做詩方法，稍稍指授，甚麼點題出題，平仄韻脚，惟都是略而不詳。我其時雖能領會，但也所得無多。如此又經過一極短的時期，竟命題令我試作。我也照着所讀過的詩，依樣葫蘆，模仿着湊上幾句，敷衍過去，有時竟也得到意外的好評。這可算我作詩的破題。我在此時的心理，已知道如此做法，就可算是詩；對於詩爲何一定要如此做法的一個問題，終究沒有明瞭，已犯了「但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」的病。若照此逐步而進呢，還有上達的希望！而事實又絕對不然。有一次命題是春暮即景，我却于無意中，做了「宿雨濕花片，輕風弄柳絲」兩句。

先生却認爲佳作，認爲有作詩的天才，加上了格調古雅的評語不算，還說：「其此人分，不宜學唐以後詩，須上追秦漢，庶將來可以出人頭地。」于是把唐詩三百首擱過，又開始與古詩源相見了！如此一來，我好像進食過飽，傷了腸胃一般，把原來的運用機關停頓住了。因極力模仿古詩的原故，竟至不能成句；就是成句，也勉強湊合，連自由也不知是甚麼意思？至此我對於詩之一道，認爲苦事，把以前得到的些微興趣也滅沒了。改入學校之後，本無此一科，即完全將做詩一事，拋諸九霄雲外，不復顧問，這可算我學做詩第一幕的閉幕。

在某一時期內，因外界的誘引和情感的衝動，使我滅沒了很久的詩興，勃然蠢動，死灰復燃起來。但是這一次已不同于前次，對於詩的所以爲詩，以及詩的源流派別，皆有比較清楚的認識，就是一題在手，也不至于和以前一般的亂湊。這種進步是從何得到的呢？我敢說：因平日所接觸的，都是合于我個性的讀物，並不像先前有那先生，強把那些不合個性的古詩，向我輸

入。這是進步的一種原因。在這一個時期內，又因做詩的緣故，識了不少詩翁名士，開當和他們談論學詩的宗法，却發生了兩個不同的公式。一個是主張從盛唐入手，取法于李杜各家。一個是主張從漢魏入手，取法于蘇李曹劉各家。十個人中，到有七八個人如此說，好像不學詩使罷。若要學詩，即除了這兩個不同的公式以外，就沒有第三條出路。

但是，若向他們問所以要從李杜或蘇李曹劉入手的緣故，却又得不到滿意的解答。大概總拿「效法乎上，懂得乎中。」或是「作詩以高古爲上，欲求高古，勢不能不從此入手。」等一套似有理似無理的話來敷衍。並且這許多口口聲聲「出入李杜」「追摹漢魏」的詩人名士，他們自己作品，非但沒有充分的胎息，有幾位因摹仿過力的緣故，連自己原有的性靈都掩蓋住了，這都是傳統的摹古思想先入爲主的結果。也就是一班老學究不知變敘授法的流毒。我不能說蘇李曹劉以及李杜的詩不佳，也不敢說這些詩絕對不可學，但學的人性情是否相

合？天分是否趕得上？這問題却盤旋在我的腦海中，經過了很長的時期，最後擊我自己做解決此問題的標準，終得到了反對的結果。于是又提出了：學詩由古人手，與學詩須由今人古兩個問題？和幾個性情稍近些的人討論，終是贊成由古人手的多，對於由今入古一個問題，雖沒有多大的反對，却也得不到若干的同情。我是主張漸進的，主張學詩須由今入古的，至此，我就含棄了一切，也不問這主張是否錯誤？竟依此路線走去。由人家說我「孤僻自用」「不求深造」甚且罵為騷壇的叛將都不顧及。但所得的結果，在我自己，還認為滿意。同時也深信由今入古的方法，是絕對可行的。

本來，「爲九似之由者，自一贊始。」「行千里之路者，自一步始。」萬事取漸進，是不至于發生錯誤的。又如初脫手學步的幼孩，立時就教他跳高躍遠，終必取得跌撲的結果。那主張學詩須由古人手，正無異于此。同時我又覺得我學做詩，這中心就是我不容外物參加的。憑着我



的個性去研究近情的詩，才是學詩，憑着我的心思找尋詩料，才是做詩，否則，若違反我的個性，去研究相反的詩，那就詩來強我學，硬生生的摹了古調去湊合詩料，就是詩來做我。如此我完全處于被動地位，已失去了中心，一定得不到好果的。佛家說：無我無人，做詩却是有我無人的，我完全站于自動的地位，方才有效，切不可依傍門戶，或是無意識的盲從。學詩須由今入古，一個主張，雖是我個人的見解，但是從我學詩的經歷中所得最大之教訓，故我在編這詩的作法時，特將經歷與個人的意見，提出來做個引子，並且學詩的幾個要點，除了由今入古的主張外，還有：「以我為中心，而處于自動地位。」「學詩須切適合個性的條件。」「不能迷信師友泥古的見解，而自墮于混沌之境。」這幾點是學詩必要的條件。至于學詩的方法等事，下邊逐段詳說；不過最後還有一聲明，作詩的方法，早就刊有專書，並且不止一種，我編這一部詩的作法，似乎多事？其實以前關於學詩著作，還不免泥古不化的弊病，或者竟高深難測，只好給已成的

詩人做參考，或談助之資，對於初步學詩的人，却沒有多大用處。我編此書，完全爲了初學詩者便利起見，皆用淺近的方法，指示學詩的門徑，使有志學詩的人，可以循此方法，逐步做去，而達最後之目的。故立說都以淺顯明白爲主，不敢妄擬高古，反使學者誤入迷途，自費光陰，這是我編輯此書的主旨。

### △詩的原始

詩本是一種極普遍的民間文學，也可稱爲美的文學，在中國文學上有悠久的歷史和相當的價值。若推究詩的原始，可斷言是脫胎于古代歌謠。因上古的時候，人民偶然有所感觸，就隨口唱出幾句來，宣洩他胸中的蘊蓄，而成爲自然的歌謠，也並不限于字句的多少，音調的和叶，意有所觸，隨口而出，意盡即止，既不受字句的限制，也不受格律的拘束，完全是自然的天機流露，毫無一些做作或牽強的情感雜在裏面。古代的民間歌謠，固然搜不盡許多，現在且把較

可考據的舉兩個證例：

帝王世紀「帝堯之世，天下太和，百姓無事，有老人擊壤而歌。」

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于我何有哉！

列子「帝治天下五十年，不知天下治與不治與？億兆頤戴已興，乃微服遊于康衢，聞兒童謠云：「

立我蒸民，莫匪爾極；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」

由上舉的擊壤歌、康衢謠兩篇看來，我們就可知歌謠，確是民間極普遍極自然的一種文學。他們口中唱出來的詞句，就是他們胸中所含蓄的天機。至于歌之與謠，也些少有一點分別，凡是合于樂的稱為歌，不能合樂，單單歌唱的稱為謠。上面「日出而作」的一篇，因一邊擊壤，一邊歌唱，故稱為擊壤歌。下面「立我蒸民」一篇，並不擊節，單用口唱，故稱為康衢謠。歌謠雖

有此分別，但皆是天然的元音。關於這一類的歌謠，清沈歸愚選古詩源，也曾採入，他並且說：「康衢擊壤，肇開聲詩。」此可見詩是完全淵源于歌謠的了。

上古時候，只有歌謠，無所謂詩。詩三百篇，是從歌謠過度到詩，然而還不脫歌謠的意味。自五七言詩興，詩與民間歌謠，便分離開來。到後來詩使了詩翁名士的專利品，而不能普及于民間；但是歌謠却也並不因此而淘汰，反因詩的分離，而成為普遍的民間文學。這因為越到後來，詩的體格越多，作詩的規律越嚴，非有相當的學問和研究，不能作詩，也許竟不能了解于詩？反不若三言兩語，淺顯明白的歌謠，來得容易普遍了！現在詩與歌謠，雖已顯然分為二事，但是推溯源流，却不能不承認歌謠是詩的原始——鼻祖。

### △詩的本質

詩是何物？如何而後可以稱為詩？這兩個問題，似乎很容易解答，其實却極不容易解答。

膚泛此說：詩是有韻之文，依着一定的規律而做成調和音韻之文，就是詩。但詩之所以爲詩，其原理却非如此簡單，以上的解答，也不能認爲圓滿。詩是自然的文學，也就是人類天具的表現，有動于中而發于外的一種文字。故子夏詩序說：

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。情動于中而形于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嘆之，嗟嘆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情發于聲，聲成文，謂之音。治世之音安以樂，其政和；亂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國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，故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詩。」

《尚書舜典》「詩言志，歌永言。」

《禮樂記》「詩，言其志也。」

《廣雅釋言》「詩，意也。」

由以上諸說，我們就可以知道詩的本質，是心靈自然的流露，也就情感的發揮，此古人所以說：「詩，純乎天籟也。」但是這種心靈的流露，和情感的發揮，與所處的時代，及個人環境，是極有關係的。如上古時代，民風醇樸，故所有的詩，都覺敦厚有餘。到了後代，世風日漸澆薄，機械日深，故所有的詩，不免趨于浮靡纖巧。其他爲亂離時代的詩，多悽涼之音，太平時代的詩，多和融之作，這是因所處時代的不同，以致變換詩的格調。至于個人的環境，也有同樣的能力，處境閒適的人，他的詩一定和平恬淡，處境窮蹙的人，他的詩一定幽遠悽惻；懷才不遇的人，他的詩一定沉鬱牢騷，性情雄武的人，他的詩一定悲壯蒼涼；這是因環境而轉變的。可見時代和環境，皆是使人們的心靈情感，因之而專變，心靈和情感，既因時代環境而轉變，那末由此而流露發揮出來的詩，也就不能不隨之而轉變了！

孟東野說：「鳥鳴于春，雷鳴于夏，虫鳴于秋，風鳴于冬。」鳥雷虫風，爲甚麼要鳴呢？這大概

逃不出「物不得其平則鳴」的一例罷？那麼又爲甚不能顛倒，一定要順着這次序而鳴呢？這就是氣候感應所使然了！與人類因時代環境而轉變他的心靈情感，是同一理由的。故我說：「物不得其平則鳴，于是發出牠許多不同的聲音；」人不得其平則鳴，于是組成許多不同的詩。古人說：「詩言其志也，」又說：「言爲心聲。」至此我們對於「詩之所以爲詩」的一個問題，可完全解決。

詩的本質是：「人類的心靈和情感。」

凡由「心靈中流露出來，以及情感中所發生出來的一種天籟，便謂之詩。」

詩人的詩，是務須合于以上兩個條件，不合此條件的，一定非詩人的詩；並且可說算不得詩。學詩的人，于此不能不有相當的認識，切不可盲從妄說，以違逆自己的心靈和情感，刻意模仿古人，含棄了詩的本質，去學那詩的形式。因爲本質好像人的靈魂，形式好像人的軀壳，軀壳

雖然完好，若沒有了魂靈，就不成其爲人。換一句說：形式雖然學像，却舍棄了本質，形式雖然光潔，就不成其爲詩。故做詩須注意本質。

### △詩的變遷

詩雖脫胎于古歌謠，但終以三百篇爲詩的鼻祖，因爲這詩經三百篇，雖還不脫古歌謠的意味，却不似古歌謠的散漫，已有了一種周密的組織。故有風雅頌賦比興六義，其實這六義可分體與法二種。風雅是頌詩的體格，賦比興是詩的法則，好像天經地緯一般，毫不紊亂。現在將前對于這六義分疎錄下，便可知道詩的組織。

「風者，列國里巷歌謠之作，所謂男女相與咏歌，各言其情者也。其言則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，婉而諷入，微而不露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戒，所謂有先王之風焉。」

「雅者，朝廷之事，公卿大夫之作也。有箴規勸戒之心，有忠厚惻惻之情，有近美閑邪之意，



而愷切敷陳，明晰正告，能使悚然動聽者也。」

「頌者，宗廟之詩，用以格鬼神者也。主于揚盛德，叙成功，達誠敬，其語和而莊，其義寬而密，能令人肅然而恭，穆然而思者也。」

「賦者，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。」

「比者，以一物相比，而所措之事，常在言外也。」

「興者，先言他物，而引起所咏之辭也。與比相似，只是有絜應爲興，無絜應爲比。」

由以上的說數，我們就可明白六詩的意義，證明風雅頌是體，賦比興是法的二語了！等到風雅頌既亡之後，詩的體格也就變更，于是屈原的離騷，就成爲三百篇的嗣響，後人稱爲離騷體。離騷體之後，便變爲西漢五言，現在談五言詩的人，都以爲是起于蘇武李陵，其實就我所知，項羽既作垓下之歌，當時虞姬也曾答過一詩云。